



暖姝由筆卷之二

江陰蕪山徐充



筆談載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寇忠
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於城
下人情洶洶上使人微覘準所為準方酣寢
於中書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此說非
也秉公在當時相業獨澶淵一事有功且大
臣經營大敵係在一身豈無所事乃至酣寢
况乘輿渡河公必扈從虜騎充斥城下矣此

京師之城耶澶淵之城耶欲以為澶淵之城則彼處無中書之第將以為京師之城則乘輿何從而渡河萊公安得猶在中書也惟宋史言帝至澶淵居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此蓋得其實慈溪張珍字子重號秋江善畫以芙蓉得名與沈石田交久言其敗缺事頗多名所掩耳死後畫見又評之曰名勝於詩詩勝於字字勝

於畫畫勝於人

鄧鴻臚某見君山墳塚累累謂朱戒軒曰城外都是土饅頭城中畫是饅頭餡

正德丁卯科貢院二場驚時四鼓舉子尚未盡入忽聞喊聲知為場驚坐定不敢走如人以杖擊號板又如萬馬以蹄相觸少頃定舉子先入睡者驚出仆地雖軍士亦不免問聲所從起似在前號而人人皆然場中常驚未有如此科之甚貢院相傳指揮紀綱宅 太

祖掩殺其一家三百餘口盡埋於此是日又有旋風吹起題目紙并中衣直上與鷹鷂爭飛雲端亦可恠也

日本倭至常州武進衛知縣責其通士怒而拘衛至館驛三人上坐中衣紫左右衣黃如僧衣頭留搭髮是其國之尊官如尚書侍郎之類餘皆光頭置衛在旁衆秀才入見衛三人者亦歛手起立出亦然知敬秀才也後令衛寫責狀云不合等因衛令縣吏王濟寫之三

人見王以手摩其臉喃喃對語王濟惧私問通士何言荅曰說你亦寫得好寫完呈狀三人者批云得罪得罪寬宥寬宥字如鍾繇體凡有問荅餘人以手交搭蹲而不跪應之以倭物易得鴿子就放入舟中飛去衆皆拍手仰天大咲

正德己巳夏六月旱秧有虫食之齊水而盡虫如黑蠶微不可見下風颼颼聽聲如虫食葉又有小青虫咸稱曰天蠶不敢觸犯多設醮

保襮

太宗問表尚寶東駕如何不答問皇孫如何答
曰四十年太平天子洪熙登極怒而貶表官
宣宗在位十年壽止四十歲云

解學士縉紳嘗遊山澗中見大舟檣上貼詩容
二字解於岸上問曰舟中既有吟詩者肯出
珠璣與一觀舟中人答曰日暮不吟清絕句
恐驚星斗落江灣解驚欲回問舟已失矣
無錫王愷善扶鸞多稱洞賓太白潘發中節魯

求對西溪東岳廟北人來獻廣南香鸞其書
曰前代後庭花左氏翻為江右曲又有山石
岩前枯古木此木為柴曾在花木于喬家舉
此請對降筆曰雨田雷後稼家禾卑禾是稗
獨異志載後漢時苗嘗為壽春令謁治中蔣濟
因醉不納苗歸刻木而書曰酒徒蔣濟以弓
矢射之蔣不能制然史稱時苗留犢為古今
庶吏稱首此事不情

人被火燒皮肉焦爛出虫如蛆者用杏仁為末

傳愈林中菴傳絕妙

治積塊用白頸老鴉以青靛一二碗煮熟食其肉將骨磨末麵糊丸酒下

治隔氣用蛇腹內打出蝦蟆燒存性碾末酒調服

治心疼青靛半盞長流水半盞調服又方用簪子內黃蠟火熏滴在卓上剔起撚丸酒下

治喉閉效方用梧桐子一二十粒研細加少醋服之下痰自愈

毒方往南中者宜用之芝麻黑豆半升薺炒得黃來去了皮管仲茯苓各三兩乾薑兩火中煨炮灸也研成末子蜜調劑撚成負似錢兒終朝至晚服一箇走盡天涯不覺此遇諸山毒草木都來入口化成糜若人此能修服便是神仙出路岐

人耕田得蛇卵五枚携歸群兒玩弄擊碎柴積邊明早有大蛇死於旁蓋其母尋氣此憤痛而死

淨盆燒灰淋汁沙鉢中熬成膏如糖霜為
磁確收之遇疔腫發背以銀簪刺頭挑少
放瘡口極疼最效兼治喉閉

槎舉人善滑稽至靖江遇一村學師聞人
稱翟相公時吏亦皆以相公稱者意謂此
不甚加禮有人出扇求詩其人捉筆逕題
則不少讓次與翟故為不能之狀題曰山
山水不水一片板上兩箇鬼扇景一艇二
人吹笛一
一箇吹火通一箇搖大櫓嚇得鷄婆天上

舞扇景世間名畫見萬千不知此畫出何譜
詢知報甚

磨謎路迢迢而非遠石疊疊而無山雷逢逢而
不雨雪飄飄而不寒

江西李鉄筆忘其名筭常州王家宰與命驗贈
以扇求題四句云清閒一老叟腹內歲星斗
道我有三公果中神仙口見者爭求推命

廣福寺泛海觀音相傳宋物弘治間知縣蘭溪
黃傳夢稱多除祠廟神像夏夜適有鄉民關

狼者宿殿中甚衆忽當夜若有火星散亂落
人身燒疼皆驚起大噪不久像毀

正德六年四月廣東市舶提舉司懷遠驛驛丞
魏儀呈為請封事除事故不開外今將赴京
回還占城國番使人等見在名數備開呈報
須至呈者 一開赴京回還番使見在二十
二員名 頭目一十四員名 王叔沙係把
麻 正使力哪吧 正通士數凌波周仕寧
副通士比占漢韋珊 大頭目把哪教

副掌事凌恩不地 正舍人家倫打林 副
舍人牌萋打林 正辦事潘價林 副辦事
被占哪數 副執庫完甸也路 正外郎蘇
郎比德 正總管價閔哪洛 副火長郭羅
番伴九名 翁亞由 翁亞罵 翁卜落
蘇蛮 翁哥太 翁向 翁目 耶落
翁爭 驛吏林觀

江西吳康齋館於撫州塘坪大族陳氏吳性朴
野主人新年會山裡楊李親家亦大族也先

期預請吳肅衣冠吳怒是日不出楊李至素
聞吳名堅請亦不出題一詩曰新年還是舊
年人何用衣冠楚楚新只有老吳真朴實舊
靴舊襪舊頭巾

無錫盛都憲願言為御史在北臺日鴻臚寺忽
報各官明日宜早至午門議事命吏訪之云
捉一假皇帝明早文武咸集一僧頎然而長
跏趺向北坐問之不應欲議誅之無名衆亦
疑焉有提本請發安樂堂老內官辨認得四

十三人一令入夾持經過認之皆以不識
對過畢老僧遽指一老宦者曰你這老奴也
不認得我某年月日某殿打破一玉盞不曾
殺你始知為建文也安置鳳陽 皇陵後不
知所終又云 太祖問誠意伯劉基國家
禍患不答久之進一白木匣置官中待有急
則開問時開者不驗傳至建文北兵至南京
建文乃開匣內有袈裟僧帽并剃刀度牒而
已時有五百僧在內誦經解厄急落髮混衆

從洪武門出後遊至陝九十餘矣因賣玉帶
人疑執至察院御史後進不知前事考掠不
伏故械送京人言曾至交趾有弟子二僧
帶回盛亦不曾說亦不曾見其作詩

養生歌吃得飯脣得屎這場快活真歡喜人生
本以食為命養身不可不調理太飽則傷心
太飢則傷胃不飢不飽得其中五臟安和有
甚事心酸世上幾多人不學養生真可惜醉
醜飽鮮恣耽歡暑濕風寒少避忌直交惹得

病魔侵方去使錢求藥治真藥去了吃假藥
指望壽長却不濟勸世人聽我語趁健吃飯
且脣屎有朝一日吃不得飯脣不得屎鳳髓
龍肝也徒尔長伸兩脚面向天埋在荒郊誰
看你天陰雨濕觸骸寒白楊愁殺秋風起
蘇州閭門內福濟觀宋名巖中道院宋末有道
士葉竹居與中書省幹辦公事王大猷遇呂
純陽四月十四生辰作雲水齋齋四方之人
偶有縑縷道人求齋食麵後見有一方書於

紙盞麵碗下乃醫癩風疾者始知純陽親至也王氏至今鬻此藥四方求者甚效惟郡中求者不驗今遇四月生日其家猶設麵以食行客及丐者

成化間金臺杜懼男謹號古狂寓福濟觀純陽生日會飲道房偶一婦人抱嬰兒乞食既與盤餐婦人再索坐客怒曰適已與之矣又意小兒尚不能食婦人應曰我是口此小兒獨不是口言畢竟出久方悟兩口者呂字也知

為純陽親至矣杜善畫遂圖其像仍題詩於上今留觀中

都太僕玄敬家鄰福濟觀成化間與友人讀書其中曾午後同觀主老道士及其友余某坐談仙翁事忽有叩門者三人共揖見其人身衣白衫單屨拱立不答禮頗不悅其人謂都云我從相城來求共榻一霄都因含怒不欲納直答云此寓館也不可奉留其人逕出都送出戶不回頭疑問二門坐者皆曰實不見

有人出也回書室中余某問都曰適曾見此人所隨一小童否頗清俊都不曾見道士亦不見遂悟兩人者兩口也純陽姓也相視驚悔

弘治丙辰秋九月二十日亥敬夜卧樓中夢至福濟觀遇純陽長揖呼為老仙執手與語願乞聰明遂令都躄踞開口以氣呵之復又曰再有氣與汝復呵如前驚醒覺身熱如火旦起像前焚香拜謝因與觀之道士談夢中事

道士什云二口者正符呂字遂名其樓為夢仙樓自此文字漸進已未登進士第上四事親聞都自云公名穆字玄敬號南濠吳之聞人也

廣東廣州府東莞縣鍾洪子鍾師孟先時使女葉氏所生後娶翟氏生二子師周師程弘治六年師周聘王亨女未娶番禺縣梁真祐女名善娘許潘顯忠為妻未嫁弘治十三年師周因父病故欺賤其兄師孟妾子逐出獨擅

家產偶有佃人陳亞三

廣東阿的名陳光與字作亞

姐夫鄒亞保接賃梁真祐屋住是年六月內陳光因貧使姐陳氏將女亞妙過房與梁真祐家陳氏因而往來情熟見梁善娘美色兼諳作詩寫字又聞潘顯忠貌陋醜博悔圖改嫁聰秀丈夫陳氏與夫鄒亞保言之弘治十五年四月師周催租因到陳光家偶遇鄒亞保遂言梁善娘事師周就令鄒亞保陳氏誘說稱已俊秀未娶因緣作婢善

須得一見愜意方允陳氏通情於師周三月二十三日師周假以看會至梁門果見善娘與陳氏兩相窺矚心意許願日晚師周飲鄒亞保家梁真祐與陪情合師周贈詩一首欲令其女善娘見之也詩云擲下金卮罷竹枝蘭舟絲線不堪維銘恩致謝知何日拜別聊吟四句詩繼而書問不絕又有書二紙備言羨舟抵家思慕佳容慧德奚曾稍置對景啼呼臨風吁嘆望窮秋水恨無由感損春山應

有恨善娘亦有詩云拋下金針罷錦机多情
人透費相思惱懷最是雙雙蝶不識人愁花
畔飛又云臘月迎鳶應有準今時歸鴈却無
吟三山舊約兄何負一種新愁我獨禁至九
月師周將珠髻銀花金滿冠等物託陳氏送
與梁善娘為定梁亦回答布疋裙衫荷包等
後師周行計誘取善娘乃造麻藥令陳氏送
與善娘至十二月碩蠶民黃三舡并令佃人
何亞祐及陳光男陳亞崇兄陳二等駕船至

梁真祐門密報鄒亞保陳氏轉報善娘至黃
昏將麻藥和酒與父梁真祐等大小昏睡善
娘將金銀首飾錢帛衣服等物同亞妙進福
携至師周船鄒亞保陳氏另駕小船同撐至
驀瀝洲田庄居泊師周日久情狎因說自己
聘王氏善娘悔恨哭喊師周慮恐事露求以
滅口謀同鄒亞保陳光何亞祐黃三等將善
娘打死又慮進福之報知也亦打死二屍昇
之棄海中師周當將善娘所携物件分與動

手四人既而陳二陳亞崇陳氏過船不見善
娘疑問師周亦難隱而惧其發露也亦以錢
物買囑事遂得已亞妙亦是陳光帶回賣與
本縣張家後梁真祐風聞具告本縣行拘師
周未到弘治十七年六月師周兄師孟恨弟
之逐已而不分財產也又具告本府至七月
十九日陳光隣人黃初四緝知師周謀殺善
娘情由具訴按察司累經問斷師周因奸謀
財殺人斬罪後奉都察院勘合駁回本司引

例梟首師周死年二十八歲也此沂樂湯公
時為副使帶回審錄罪囚揭帖前後多吏筆
冗詞刪錄以為世戒

嘉靖十二年癸巳冬十月初八向曉星亂落如
兩人多見之京口舟人畏不敢渡遂有大同
之變

朝廷內用炭俱圓木所燒渾淪一樣長尺許兩
頭磨光外有麻路恐炮用礮糠火煨熟一筐
三四十斤嘉靖十二年冬偶缺張皇親昌國

公家發賣銀七千兩俱累年賜出置在上不用者中書錢仲湖說

寧波阿育王寺有真身舍利一小塔尺餘非金非石中一金鈴懸舍利於中如豆大色采變現不定塔制度似非人工為之嘉靖十三年甲午春廣福寺僧圓果至浦陀落伽山過海回到此寺親見

天順中進士有直茂賜姓陝直讀如陝也

山水中凡畫遠山峯青色露尖一切上濃下淡

此何理也因極意觀審久驗其不然上下濃淡湏一色乃得但為雲所掩隔腰脚者則變換耳前人未嘗言及

章草在世無人學故無人知其法解散隸體粗書之亦自一種與大小篆真草等並列世有急就章刻本真行二行要是解釋其字耳說者遂謂真字章草寧復有真篆字真隸字耶故宋仲溫亦以章草體作真書所以為一大變也

醫家呂濟菴家人呂元有勇力嘗鼻口出血不止忽大腿迸裂有聲突肉寸餘血出如注諸醫治療久不能愈亦不知何疾其人血出過多已無肌色待盡而已有瓠埭繆姓者以草藥傳家偶請療之曰無妨此名肉蕈也用花蜘蛛絲纏繞肉上一二日爛盡瘡合而愈氣極穢云

礎潤蠅集厠汎蟻作壩狗吃草雞宿遲皆兩徵也

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詔書所謂累朝經營一旦煨燼者也。朝廷亦震動聞坤寧宮亦災火由鰲山而起乾清坤寧兩宮前後相應猶人家所謂工字屋也有小磚城圍遶以朱塗壁紅甚似茜草染之者各宮皆在磚城外都給事中周金因護災得入見

別廷酒館酒望云本店發賣四時荷花高酒猶南人言蓮花白酒也酒甚美又有二扁一云天下第一酒館一云四時應飢食店

此是正德間事

木石李太白墓過客留題甚衆鄉人劉自守蕙
云魯以事過此見石刻一絕云采石灣邊一
堆土李白文章冠今古去的去的一首詩魯
般門前掉鉞斧後書正統八年雲遊僧題
弘治間習禮夏良弁家櫃上雷擊租斗入斛子
中秤一條亦彎盤在內道士高文會云
論衡云桃李梅杏菴丘菽野菴者掩之義

止德九年八月初一日食江西巳午未三時天
色昏暗咫尺不能辨人有星如深夜鷄鴨皆

上宿後地理熊仲萃來至安慶一路問之不
然蓋止江西一省

首楞嚴經曰土梟等附塊為兒及破鏡鳥以毒
樹果抱為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

九仙廟祈夢靈驗特甚莆田黃乾亨筮仕時祈
得夢云凌雲樓下過方始問前程以凌雲有
亨達之兆甚喜果發解登進士第以行人封
王暹羅攝權最重生殺由已故事海舟患輕
又利彼國少鉄舟底盡載過多舟損水漏舟

人白之怒其惑衆殺之餘人知意不可回俱
竊他舟得渡大舟竟沉正望見海岸驛館有
凌雲樓焉蘇州戴章甫子憑云先父嘗記此
事

竹鶴老久何太守享年九十有九徐中書南嘗
問曰老大人有何脩養之道而致壽若此答
曰無只是好吃的不要多吃不好吃的全不

吃

承元濟客於韓家道口有出一對云烏溝酒薄

因傷水能對者得羊酒承應云紅浦塩低為
下沙果得羊酒盖烏溝地名傷水縣名而紅
浦下沙則二塩場名也

江西近山坡地謂之地

音闡

正德十年二月二十夜城西施漢鄉監生家火
居室蕩然厨下木墩石臼皆燬惟竈陞東厨
神紙牌及蔑飯籬存焉亦可恠也

西域記云重堂殿梁檐皆以七寶飾之車渠其
一也此猶崑山以玉抵鵲之類今海南人亦

以蘇木作薪烏梅鉄櫟為屋者蓋物之出產
彼地所有不足為貴也

朮有蒼白二種形性絕異功用亦殊而本草不
分止言朮而已圖經言古方云朮者乃白朮
也又謂服食家多單餌之有煎如飴糖酒調
飲者即茅山所製朮煎是此法也今世醫言
蒼朮出茅山者佳然則茅山朮煎乃蒼朮而
非白朮矣又本經圖列所出之處有荊門軍
石州舒州越州歙州齊州商州之朮豈此皆

白朮而出嵩山茅山者乃蒼朮歟

黃耆有綿黃耆有枰梗黃耆此皆以形狀言也

蓋綿者截開其皮如桑皮連綿不斷故謂之

綿別說云出綿上者名綿黃耆非也枰梗者

長一二尺條細如枰梗然咀片甚好醫家目

為金井玉欄干蓋中黃而緣白耳亦所貴云

且川廣藥材同自一系河京口鬻來余嘗在

南京見醫家所用率皆枰梗者吾地絕少惟
用綿者不知何故然功效亦未嘗有不同也

醫家所用山查主消剋積食狀如小梨紅色可愛俗名堂毬土人又謂之山裏果穿如念珠貨之小兒弄以為戲者是也但本草無山查之名而本經外有滁州堂毬子用治痢及腰疼等疾又不言治食何也

魚爭上水人爭閒氣

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四夜雷電自東北鳴至南時有見者云明月正中碧漢無雲疑天鼓鳴也或云星隕

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一日 朝廷離京駕欲出居庸關御史張欽諫止轉至張家灣十三日回京後至二十八日復巡北邊遂出關歷宣府懷來等處

朝廷在懷來夜出見人家有火遣人問之報云生產問生男女報曰生男親入房視之為題乳名曰王長壽待長與他指揮復與銀做三朝

海早晚兩潮惟廣東一潮

都少卿玄敬言崇明沙上曾擁一大魚頭長十
丈如人以刀斷者絕然整齊

宣宗朝有官人名不稀罕 御題詩賜之蘇州

畫士屈吉惟謙曾見 宸翰云

諺云千粒米不成滴謂酒也千粒麥不得白謂
麩也

山東棗園至白露日根下遍堆草焚之蓋以火
氣辟露氣也不尔則多乾落

正德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該司禮監太監肖

傳奉 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正國公

朱前往南北直隸山東等處太安神州尊奉

聖像供獻寶香祈福安民等項公幹該衙門

知道又奉 朕今欲南行巡狩該用皇船并

馬快船隻作急脩艙及槁櫓蓬索俱要壯力

鮮明毋得違悞該衙門知道

嘗見古烈女傳舊刻本每事皆有圖像稱晉顧

凱之畫其中牛飲者人盡垂頸就池四周而

飲也

櫛頭小梳也斜撩尖梳也抵子眉掠也快兒一
曰快子筋也划子小船也堯子輕竹轎也隔
壁送槍也滿堂紅采絹方燈也兀子撈也鷄
子紙鳶也一曰風箏搭護禿袖衫也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辰時抄奉 欽差

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
太師鎮國公朱 鈞帖照得經過去處地方
人等養豕之家易賣宰殺固係尋常通用之
物但當爵本命既而又姓然雖字異實乃音

同况兼食之隨生瘡疾深為未便宜當禁革
為此鈞帖仰兵部左侍郎王 照依鈞帖內
事理備行經過鎮巡等官轉行沿途司府衛
所州縣驛遞等衙門省諭地方人等除牛羊
鷄鵝鴨六畜等牲不禁外即將前項豕牲不
許喂養及易賣宰殺以後永為遵守如若故
違緝拏得獲牲畜入官變賣公用本犯并連
當房家小發遣極邊衛永遠充軍

能者吾地之方言猶云模樣也形容人之似物

者曰某勿能如濁者則曰牛能健者則曰虎
能懶者則曰蛇能瘦者則曰猴能之類來亦
方言也約數未定之辭如十斤曰十來斤百
斤曰百來斤之類

正德十五年秋 朝廷在南京幸徐霖家因題
詩曰第宅起得好堂室又深與不如賣了他
跟我北京擡去聲

太祖高皇帝并詩誰將平地掘成凹五湖四海
盡來朝中心一點明如鏡外面波濤不動搖

杭州都御史許巖禁宰殺犯者多杖死巡按御
史唐以奸淫咎在不早婚配令民間嫁娶甚
急違者治罪清軍御史周惟事醫藥日合聖
散子并方施人見官吏時以脩鍊為言巡鹽
御史王欲防私弊日令敲柳巡警與夜無問
故杭人為之語曰鹽法日敲柳清軍散藥方
都堂禁牛肉巡按賀新郎

正德十五年十一月間大麥多秀間有至畝許
者

今人求貴宦關節者謂之鑽人情班固荅賓戲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又有干謁求人者曰打鑽去聲皆取攻堅務入之意

嵯縣清風嶺王烈婦祠聞有台州秀才嘗題詩云台州到此方投水也伴胡人幾夜眠云此人回家即死

朝廷打院本雜劇名合捏科近武宗至南

京幸徐霖子仁家欲使為是職泣辭獲免

南京古今通集庫收宋朝鹵簿等圖符驗鈇券

等

張宣字藻仲為編脩曾題詩翰林曰四鼓鼕鼕起着衣五更纔罷又嫌遲何時得放歸田里睡到農家飯熟時太祖見之曰懶民也

遂斥歸後思之取去初無他意宣惧禍自盡水東日記亦記此詩誤作他人失實也

包質詩云霧是山中子船為水靸鞋上句形容是矣下句頗失理焉有靸鞋而置之足外者乎世有對云荷葉魚兒傘蛛絲燕子簾或戲

謂菱壳為烏龜釘靴雖鄙俚最切物情

嘉靖四年四月初九同沈鶴臞大街戴獨峯家
閱古玩有烏木螺甸屏風甚妙所刻周愉開
會圖椅上一虎皮尤精此宋物也

曹方湖家有大鼎極純古內有銘七字曰魯公
作文王尊彝又商彝尤精

正德十一年六合縣一家揭席忽見大黑猫自
床驚起逐出其家遂火出門競逐至者輒火
時焚二十九家妻姪婿龔天爵當在彼親見

今人以裙忽脫者俗謂之腰歡喜與小蜘蛛垂
絲墜人衣巾俱言有喜事唐權德輿玉臺體
詩云昨夜裙帶解今朝蟠子飛鉛華不可弃
莫是藁砧歸始知相傳已久

嘉靖五年丙戌提學盧煥歲考吳錦以附補增
前夢有犬嚙其左耳流血不止人教之取田
中土掩之可愈蓋去耳是除附字之旁田土
乃增字犬則戌年也孔誥亦前夢家之婦人
持一扁擔挾途中堆土問何為答曰欲去挑

米而為此土所阻故也須臾土盡而過後以
附學補廩蓋婦者附也土即增也考頭等第
四名果在增廣之前蔣一龍夢以其父之頭
割置城隍神之首衆解云城隍一縣之主必
與首選盧炯日章云不然頭上有頭不得居
案首矣果以附學補廩第二名在吳節之次
蓋父即附也洪吉夢人送猪首二枚自受一
枚其一命送與吳晴竹家吉考第五為二等
之首而吳節為頭等第一節之父號雪竹云

又有夢傘在五名之下者其驗如此

嘉靖七年元日御製詩三冬寒已去九陽春又
來

嘉靖七年五月初三雷雨冰雹鳳戈至高岸一
帶或堆至三五寸羊畜并雞擊死頗多亦有
傷人者竹林盈尺

蘇州戴學官冠字章甫號濯纓以世之富貴多
畜妾媵而有亂者嘗曰小人家是百無一有
大人家是百有一無

武宗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駕到南京
十五年閏八月十三日回鑾

嘉靖八年余時在丹陽嚴莊孫氏館中六月初五日酉時忽有飛蝗蔽天初聞疑蜜蜂之走筒者漸近勢如風雨墮瓦有聲平生江南所未見狀如蚱蜢而壯大色黃間有紫者或云是其雌有人近自淮上回言五月十八日亦下午至高郵今又過江至此旱地多食豆及草并旱稻惟水田則少一夜至明南去

鎮江楊遂菴閣老家小僕楊芝

武宗臨幸

見之携至京楊芝妻父宋閔以人命問死

罪繫常州府獄芝尚未娶欲隨駕巡按御

史李東急命常州府知府李嵩喚宋閔出獄免罪歸家取女到府官具衣妝首飾送之

嘉靖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日生暈重重紅紫如虹霓之色兩旁抱珥如連環東南白氣一道直貫其中

南京靈谷寺有無梁殿兩廊有小僊吳偉畫十

壁內達磨渡江一壁尤妙今幾傾倒矣有大
松多叢生四五本從地並起葉細多鼠尾奇
怪非凡

嘉靖九年七月初七善政橋下吳家觀白鸚鵡
甯瓜一色在善村圩上戳巢群雛墮地四黑
者俱死一白者偶在水中得不死亦瑞物也
余為之作歌又曾見白鼠白雀白兔與此為

四

丹陽紫府觀左有青龍洞黑石巉巖相傳往年

可排卓張宴今逼側人僅一身而入蓋石長
也右有黃龍洞已長將沒有隱君泉石竅泉
水自山腹冒出今歲旱絕流餘如馬跡石上
福地二字皆偽作無据

嘉靖九年殿試策刊五名并御批各省俱用京
官二人主試

南京金東園曾出一對與王南原欽佩之孟孫
問孝於我我王曰賜也何敢望回回蓋金乃
回回教門故也人以為最切

王經真仙通鑑號天門子尤明補養之要故其

經曰陽生位一作於寅純木之精陰生位一作

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

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着脂粉者法金之白

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能心注意精其微妙

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前

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也有急於

陽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請者明金不為木屈

也陽性氣剛志節踈畧至於遊宴聲氣和

言語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

仙傳拾遺云木公與玉女投壺天為之囁呼監切

噓開口又云漢延和三年月支國進猛獸目

如天礮去聲礮籟去聲之炎光

通幽記云趙旭遇仙女云大要以心死可以身

生保精可以致神又曰身為心牽鬼道至矣

風月須知一書狎遊事也不知何人所作有娼

品狎材狎體狎格狎機狎守勉娼七門前序

託楊鉄崖後序託宋景濂皆非也陰尸辱也

也 淫液

隔歌也 隔人而

三字字書俱無娼品

以體格顏色情分要俏藝能第其有無為十
二等惟五者俱全為上此書為蘇州文壽承
借去不歸

正德八年儀真王大化與蔣山卿因提學黃如
金春已考取過科舉二人相約月宮菴看書
老僧普濟慨留住至五月中忽聞桂花香驚
恠見菴後大桂樹合抱同登尋覓果有花一
枝在下蔣先折之王尋到頂復有一枝乃折

之俱挿瓶中以書投城中友眾以為誕有至
菴者見之果然是年王黻解蔣中七十八名
高下之驗也蔣連科進士而王下第亦應先
折之兆王之父愚菴耒陽縣知縣名睿時同
子在南京二場夢松江陸溪子淵縊死於其
門畏避頗甚驚覺蓋陸亦發解者王初名化
黃提學以為適某縣已有同姓名者蔣初名
山以為與南京蔣山同不可俱求改名遽追
所黻案回王化二字之中增一大字蔣山二

字之下增一卿字俱以印印之發去是年獨
中此二人後會愚菴問之親說他尚多吉兆
嘉靖八年山東臨朐縣葬無鹽墓俗稱為無鹽
后鹽作去聲門有三重每開机箭亂發至第
三門各有一木偶力士持鉄椎交擊之後再
不動棺懸於中屍皆完善面色如生四殉葬
女縛置左右容體不變皆言水銀所致其間
器皿皆金銀為之充物不可勝舉紵絲朱紅
八大箱見風皆灰飛珠子以籬盛出亦毀如

粉掘者得物甚多事露為牛僉事拘問所得
不賞此龍游翁柏岡在山東回說又遇南京
地理張中陽傳言無鹽口中得定顏珠故得
不腐珠甚大而奇真無價也亦為牛僉事所
得琴二張已朽銅琴一張亦損餘物不能具
述

柳子厚述舊詩云哀榮困莫羨盈缺幾蝦蟇用
日月事而不明言日月

嘉靖十一年三月初七日台州仙居應良編修

自河南參政回會於丹陽孫氏偶言求子之道傳一方男子服四物湯女人服四君子湯共一月至後月經行淨後入房須使左手足用力精過後令女人亦側左身而睡不可動無不得子者蓋婦人主四物男子主四君子今以男血女氣常各不足故相反而各所虧也

琴有敔聲初不知何字東坡言稽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微鳴所謂痺者猶今俗

云敔聲也敔音鮮出羯鼓錄

武宗皇帝號錦堂老人南巡號威武大將軍正德庚辰幸鎮江楊一清閣老家賜絕詩十二首

舊言西王母居崑崙山蓬頭虎齒而戴勝後世凡壽慶皆圖王母蟠桃是為美麗婦人何也蘇子由策問言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史記中是子我非宰我也子由亦誤用禿虺蛇傷急摘桑葉取白汁滴患處用至疼止

為度用婆婆針線包清白汁亦可

文村相近地名西洋百丈俞秀才兄弟家素嗜
鱉偶城中三友至值雨內一承醫士外科也
俞氏長兄慮無鱉饋客老家人云曾預畜一
枚在左廳角命取看頭縮雖擊不出疑其死
穢近而嗅之熱氣一觸鱉頭射出齒俞之鼻
不放衆驚無計以刀斷之乃落須臾腫脹承
藥敷之不效數日潰面而死

武當山嘉靖十一年記宮觀三十四處殿宇房

屋共九百七十三間

今人誣罔指人者為事推無者得物不認者皆
名為賴老泉謚法辨論中有曰賴者注謂不
悔前過曰賴即此字

昌國公張鶴齡張太后弟也自幼患右眼如螺
突出頗高年十二三時 孝宗甚愛之入

宮常携置膝前視之歎曰資質甚美柰何
壞此目以手揆抄不已至家眼遂流水而平
復亦奇矣

唐子畏戲題列仙傳曰但聞白日昇天去不見
青天走下来忽朝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
瘡瘡阿瘡瘡三字吳俗小兒群奔歡唱之詞
見輟耕錄

淮上張文光指揮在金山衛守備時海邊軍士
報有一物上岸頭撲不停命扛至全身尾鬣
皆是魚形惟頭是狗遍體細毛黃色剝皮為
坐褥又有一魚頭對面不見人截然如刀斬
尚有鮮血命衆割其肉未盡隨潮而去蘇州
朱綸理之曾與唐伯虎在彼作畫親見

嘉興姚公綬初會試帶一小童揭曉夜夢中忽
哭醒云今年官人不中果然次科復至京其
夜亦哭又云不中至第三科夜中遽驚覺云
好了好了見官人挈在太倉城上頭置火一
盆然不曉其義出榜果中是年會元陸錢乃
太倉人榜子接慶名字上紅印一顆始驗
溧陽彭謙舉人家富恃勢陵暴鄉里被訟問革
嘉靖十一年門首大塘夜見二婦人在水中
手持火團相對拋擲觀者甚衆移時乃止又

街上有賣大金銀錠者忽風吹上天鷹逐銜
得正墮彭家屋上又本縣謝知縣福建人丁
憂去任彭以一好馬為贖直銀二三十兩謝
辭不受至家明日忽死彭怒令斬之馬首一
斷忽躍上屋此三事皆不祥之兆莆田林守
衷館溧陽戴氏備言甚的

廣西蔣閣老冕同家眷行川江住船一家人婦
與其夫忿爭投水報之以為無可致力乃囑
其地縣令命人掩埋而舡自行約廿餘里一

皂隸急趕呼留問其故報曰婦已救活矣意
此急流何以得生婦至曰初投水中有一大
團承載其足而湧起以手撮看乃寸許小魚
一堆积成塊不散因得至岸也沈練塘齡云

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七未時分丹陽河莊等處
地動

嘉定沈練塘云吾地安亭離崑山五十里嘉靖
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未申時見龍掛一白二
黑漫不為意後至崑山遇王侍郎子監生偶

談彼處龍異詢之正其時其地也言離其家
二三百里有朱沈二大家皆為糧長朱在太倉
州是日急欲回若人催促者比至家龍陣下
昏黑一白龍攬廳堂房屋梁棟大小粉碎瓦
飛如蝶四散無存房中箱子鎖者倒置於地
衣服盡飛雲端俱成灰飄下若焚燬然家長
者一長釘貫喉釘死時有一客被驚昏迷遽
聞藥香開眼見黃衣人似救得活沈家大楊
樹如斬大椐樹平斫其枝遍挿於地一行齊

列竹亦斬斷挿地人拔不能起家主被壓一
大椐樹下次日家人見之衆擡不起眼動不
言至第三日方死長子亦死小子三歲擲屋
後竹園分析其屍掌財簿人亦死當時凡壞
七家死者十七八人他處望見二黑龍各有
一紅衣人騎之而執其角近地不見也吁亦

異矣哉

陰險鬼域不有冥報誰則制之若此特蒼之故作驚人之筆
以示儆耳

丹陽顏知州志高言在膠州日魯差數筏下海
捕魚每筏五六人一筏忽遇大魚吞之衆知

必死俱伏不動因木頭梗口不得入舍之而去飄至一島島上無人有石臼遺趾家具并羅蔔芥菜遍地取而食之因獲海狗野獸甚多食其肉取其皮腎住半月取便風而歸嘉靖三年番陽湖漁人魯鈞一大魚下三四鈎吞拽而去不可制用長繩接連隨其行力疲以繩俱繫大楊樹集衆索絞漸漸近岸甚大而頭有角如牛衆方分割身有字一行云生在番陽湖死在道士口身重九千斤付與楊

十九漁之為頭者乃楊十九也道士口乃其地名道士磯也剖腹得銀一器今其家因而致富奉新鄧通判廷相子國偉說

洞庭西山施監生曾見湖中有龍共五六條若爭鬪狀後湖中覺有穢氣覓之見一大蚌肉腐始知前日之龍乃取其珠而斃之者上殼一巒浮起檣歸立四柱為一亭見存沈練塘親聞洞庭蔡太守弟蔡蘿菴說蔡能詩

李西涯與程篁墩二公在采石聯句李初云五

風十雨梅黃節程繼云二水三山李白詩句
意佳勝

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上句即少私下句即寡
欲足盡其義

朝廷點鰲山用白蠟澆燭如籬大燈節燒剩者
分送各廟沈練塘在北京城隍廟香燭卓上
見二枚猶高二三尺

宣宗時有大水晶一塊中空畜水有二小魚遊
動不止後水漸少魚動頗澁特詔三學士問

計可以添水慮鑽眼則泄氣矣俱謝不能忽
有一指揮自陳其能召至以大缸置水歲暮
水晶於中日久水果滿 宣宗大喜賞賚

甚厚

空青藏久則水漸乾埋土中月餘得洞遂復之此理也

平江伯治水利於淮上嘗脩高郵塘岸工人掘
得一粗石水流不止共疑其異擊開有二人
寸餘裸形為男女各一作交合狀種種畢具
衆哄然驚視平江伯知之取置所居府中書
房以匣藏之嘗出示客畫工小仙吳偉適在

日得頻閱後忽失火迺燒并圖籍俱盡

嘉靖九年鎮江楊邃菴閣老家并九里橋莊丁

卯橋莊三處蓮花俱生並頭人以為瑞是年

八月十四日邃菴卒反常為妖極威難能造化獲壽星二足

弘治間武宗數歲出就東宮讀書時欲造

書卓一張勅工部估價衆官擬數幾十增至

百兩內官咲之復批出定為五百兩宜興吳

克温學士說又言文華殿大格子腰花泥金

雕刻計一扇價銀八百兩衆初驚異後造乾

清宮工部估價果然

蘇州戴冠字章甫號濯纓博學剛介有名塲屋

家甚貧平生領案十三次累科不第歲貢受

山陰訓導時司馬御史譴已休致於家偶會

燕緣舊忿不遜司馬憤死繫獄得釋而歸蓋

司馬提學南畿時至蘇學戴值講書偶講司

馬牛問仁章以為有意被責故也七十三歲

老死命矣夫

祝枝山嘗以科舉求江東籀詩云前三三與後

三三歲果中鄉舉以為神驗後其子續科舉
求籤復得此詩亦中時年三十九歲蓋前三
三乃三十三後三三乃六也尤為明著
常熟夏主事玉麟童時隨祖設館顧山周默菴
家館中扁有朱文公所書容膝軒三字周就
以此令對即云謹身殿問何以知之乃云嘗
見墓誌上有之蓋撰文人官銜也又以其姓
名令作破題破曰姓居三代之首名為百獸
之王知必大就

唐人工於鍊句而多悖理者如姚合詩移花兼

蝶本謂移花此而當蝶乃未非謂連當蝶移花者自是至薛能詩移花更得鶯此鶯蝶何其愚也

正德己巳年徐子仁在宜興初與沈石田有約
忽傳死矣遂作挽詩後知無恙詩曰正擬荆
溪此會同如何驀地訃音通太平故老宜無
死大數神仙亦有終喪具稱家知不薄門人
私謚可能公儘將詩畫傳天下肯信迹名在
此中

嘉靖十二年東昌府聊城縣生麒麟初從牛生

一下時其家婦人見食一鐵煎盤惜之怒而擊
死

祝枝山學佛語作又袋謎子曰無佛物不開口

開口便成佛物盛盤多羅詰結多羅破多刹撒

多佛物多難陀駝

中冷泉舊傳在揚子江心金山郭璞墓之中流
聞常有水泡泛起光瑩如珠者是也以舟方
可接得今寺僧鑿井於山加石欄建亭於上
誑人曰此中冷泉也免官府取水操舟遠汲

之危此市僧之巧計余嘗其水絕淡無味其
實非也不稱品題之目潮溪陳子兼捫虱新
話云凡所在古跡近僧處必經改易意恐過
客尋訪憚于陪接耳歐陽公嘗嘆庶子泉昔
為流溪今山僧填為平地起屋其上問其泉
則指一井曰此庶子泉也以此知山僧不好
古其來尚矣

鳳陽 皇陵嘉靖十三年有群狐穿穴通透頗
衆 差禮部主事常熟楊儀省祭填塞并捕

遂內一狐老者聞能人言不敢泄

宜興吳克慎家桃源圖卷趙千里畫吳克類唐十八學士卷相傳闢立本畫吳惟德中書乃弟惟遠有李唐風雨歸牛圖大幅桃源圖余曾見蘇人模本乃趙伯驩畫非千里也千里名伯駒

嘉靖十三年秋南京許仲貽為舉人時傳今

上出二對一曰柳上鶯啼柳下漁翁停艇
聽一曰鬚上成冰口外極寒地面輔臣皆不

能對常州張雲衢亦云舊有一對一墳三塚
兩栽松中塚種竹關四聲尤難對

無錫安國家有提梁卣甚佳銅器中第一品

常州吳中書夢竹家有畫馬松榦上題周元章
姓名有畫花八幅菊花枝上題吳炳二小字
俱佳

蘇州衛右所軍人張弘年一百八歲死身經十
朝生不識字善飯而已嘉靖間巡撫都御史
吳廷舉重之召問一無所知優給頗厚

日本人稱金子曰蘇蘇酒曰篩箕老酒曰瞑冬
篩箕燒酒曰夾臘篩箕伴當曰三不郎鷄曰
阿尼篤地好曰高高

方言凡問物之在者則曰在那裏此官語也吾
地曰來邊常州曰來頭丹陽曰來箇無錫曰
來上蘇州曰來打上聲

高一齋僉憲之堂姐嫁南門外嚴某八十一歲
時耳中忽聞有二道士聲音如一老一少誦
經修醮云為其保安身命者朝夕不休行住

坐卧兼達晝夜或出在他人家亦隨左右每
日通或奏章三朝懺悔科儀種種無一少異
三年如此醫藥禳禱不效無可柰何愁惧漸
至羸瘦又聞卜其年壽自八十一歲歷數至
八十九歲云去不得了至八十三歲冬間聞
說三年圓滿若欲畢事者其子乃請道士因
母生日設醮吞之自此寂然無聲如舊強健
今嘉靖十四年乙未八十四歲矣正月元夕
一齋公邀余觀燈坐間談此甚詳亦可恠也

豈所謂宿緣者歟

正德七年壬申日本入貢武進陳端甫為南京
禮部司務時值宴勞來使問其國號乃是永
鎮八年

福建莆田吳炳科舉求夢於仙遊九仙廟以卜
中否其神范侯報曰應天順人之舉初不可
曉後以選貢赴京自北監告改南監日已迫
矣得中遂有鄉里為官者助力趕至南京已
七月初七日祭酒考取入試中二十名嘉靖

十三年甲午科也乃情由順天至應天而得
舉

朝廷梳篋名整容俱內官一二十人為之禮極
嚴肅先一日演習常州趙玉坡在京時家童
趙卓年少貌美忽同街行被內人扶去不知
所以遽不敢問急至下處驚危愁慮竟日至
晚而回言携至一所使坐椅披髮梳篋眾人
環侍進退周旋如奉至尊事畢以髮縮一方
髻乃知以此人演習者也

戰國策公子魏牟見趙孝成王論工人為冠事
與孟子王人彫琢一段相類

鉛山費懋中童稚隨鷺湖閣老在京有一辦事
吏知其能對謂曰公子有一對能對當買梨
奉曰五方行兩龍王費曰只好對字眼而已
吏允之對曰六部巡風狗吏雖戲甚切

江陰夏都僉裕軒從壽曾為福建布政甚得人

心沙鵬時為廉使民間語曰酷暑必須

夏布布政隆冬何用掛一有紗簾廉使

也

一有

丹陽北二十里至山城東氏之北有二華表極
高大一柱石已半剝一柱刻刊太祖文皇帝
神道真書大字頂有鶴巢上層石盤俱倒碎
裂大石數六七枚各四散田中或立或卧碑
跌亭趾畧不可定其方向此南宋劉裕第三
子義隆陵也一統志亦不載

蜀人呼長年者為波猶言丈人也呂東萊有驚
起何波理殘夢之句指同舍生何文舉也

宋供御爐炭其式膚理非若胡桃文鶉鴿色者

不中程王居正諫止

一个十字四个口字是圖字一个口字四个十字是畢字

近年有李偉千戶者陝西西安人能以異術攝誘財物亦事爐火南京內守備劉餽延致極其聽信有猫精玉絛環最珍貴李忽云玉帝要此物當疊卓子一二十張置環於上列守以卒若有天將下取者令人視之環已失矣主事黃謙撫之平生善譎聞而作詩云金銀

寶貝積如山猶自貪心學鍊丹空裏得來空

裏去皇元不繫絛環

嘉靖十五年四月十九日江陰無錫一帶冰雹傷麥蔬菜果俱損烏雀隨處多斃大者如拳聚者盈尺每箇中有一眼類水晶極明丹陽如豆江北泰興甚大有穿屋毀瓦擊死人畜者

大唐新語言杜如晦死太宗思之賜房玄齡黃銀帶因謂黃銀帶辟惡為鬼神所畏命易金

帶送于如晦家新語乃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劉肅撰十三卷今黃銀世未嘗見湯沂樂巡撫四川言孔明廟柏止一株甚大瞿塘峽亦有十八棵相類舟過森鬱竒特可愛又言建乾清宮差兵部侍郎馮請求大材至廟見柏以為無出其右定為首選先用斧削去柏皮朱書第一號三字後起夫千人欲伐忽有群鴉無數飛至鳴噪啄人面目及啣其帽者三司巡按皆神之諫止遂令削去朱書

層層深至膚理不能除而止

德興雲崖張敬叔成先生為禮部祠祭司主事時高麗差官因問其國正朔對曰就是嘉靖問科場曰以詩取士問尚書何名曰籤書侍郎曰籤判又言其國王令求白樂天文集與說武定侯家有刻板送紙去可印其人起揖而謝又言達州熟鞵子差人到部求領頭目助葬銀子相見稱馬法問通士曰稱老爹也鞵子無正朔連甲子亦不能記但子年曰鼠

一年丑年曰牛一年寅年曰虎一年而已餘
同

南京東橋顧華玉璘謫廣西全州知州時過兵
書峽見傾崖一匣色沉晦若為雨雪所黥者
舟人言其神異不之信指視有箭三四根釘
於上蓋為過者所射在全三年後過此舟人
又指曰匣一頭已換新板矣駭之出視板色
若新朱紅漆甚鮮明向之箭已盡無矣又言
無量壽佛道場寺僧云此山有神燈拜佛

可致亦不之信但同衆向佛長揖而已惟僧
膜拜以求至昏望遠地覺有微光意謂村火
忽起一燈來往高低不定或至二燈三燈以
至百千照耀山谷遠近如晝久之霍然俱滅
天昏黑矣此二事親與蘇州文三橋壽承說
三玉集題曰新刊全相名賢三玉集上中下三
卷不着撰人名氏類書坊人所輯皆三教勸
善警世歌詩文賦為之上一截每篇有圖畫
筆可觀殆元刻也豈以此三家之言當寶如

金玉故名三玉歟中有白侍郎詠錢歌乃畫
一大錢象類環集皆有欲得之意奪者捧者
望者嚙者一人俶而鑽入錢眼中者不無意
矣嘗聞杜古狂魯作閱寶圖甚竒疑本於此
聚寶門舊有六樓 來賓 重譯 輕烟 淡
粉 梅妍 柳翠 下四名主女侍言
佛家以寺為雀

杭州集慶寺有宋理宗像又有紙軸理宗及度
宗閻妃等小像俱見天真寺有吳越王像

長洲沈石田讀宋高宗勅岳飛手劄有感調滿
江紅云汴鼎南遷漫流寓錢唐如客可涕泣
瘡痍凋瘵倩誰醫國好箇忠飛天下將柰他
逆檜舟中賊把英雄損挫莫成功成寃殛
飛不死宋之得飛不死金之失恨飛之一死
檜全奸策萬里長城麟足折兩宮歸路烏頭
白嘆昏夫亦有小聰明看遺勅

暖姝由筆卷之二

國

九
日
二
九

